

纪念邵季英校长

□ 伍劲标

邵校长走了，走在农历新年的第三天。

年前，我去看望她老人家。其时她已病入膏肓，靠着对生命的依恋，苦苦地熬着最后一点油。她和我聊天，没有了从前充沛的中气，每一句话几乎都是竭尽全力从嗓子里头喊出来的。她说，快要开春了，那时候，天气好了，暖了，就可以下楼走了。如果体力允许，她说还要到临溪去走走。说到临溪，老人家的眼睛有一种特别的亮光——她工作的大半历程都是在临溪，那里有她熟悉的山水、村庄、田园，有她熟悉的同事和朋友。

1984年，我师范毕业，教育局分配我到临溪教书。那时候，在县市(镇)两级行政机构之间，还有一个行政机构：“区”。休宁县有六个大区，临溪区在县城东边，下辖九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学校，每个乡镇有一位校长，区行政机构里头，设一个教育专干，就是九个镇校区的总校长，临溪区总校长就是邵校长。

我报到的学校是临溪区所在地的临溪镇小学。邵校长把我安排在底下的一个村小。村小的条件十分简陋，我倒不怕，因为我是穷苦人家出身，生活的苦都能适应。不能走，每天放学后，村小的其余几位民办教师在村小的平房里，像冬天的土拔鼠一样，寂寞，无聊，青春无处安放。

村小负责人是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大姐，她同情我的处境，告诉我，邵校长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好领导，跟她说说，她一定会帮忙，考虑把年轻人调到镇区学校去。我刚参加工作，胆怯内向，之前也没接触过高级别的领导，临溪区的总校长，在我心目中就是很高级别的了，我不敢冒昧去找她。

教村的第一学期，村小负责人安排我到学生家中轮饭吃，和家长说好的，每天一斤粮票，三角菜金。问题来了，我是居民户口，是拿着粮折到中心粮站买米的。那时候临溪最热门的单位有三个：食品公司、供销社、粮站。热门单位的头子，基本都是比较高调的，粮站那位负责人，为人就很高调，不愿和陌生人多讲一句话。我到学生家吃饭，要给粮票，我不会印刷粮票，只好拿着粮折到粮站去兑换。粮站开的是年轻人，估计是近朱者赤，说话也很高调，开口就两个字“不行”。再讲，就把粮折告我，说一个绝妙的办法：自制一个小口袋，每天提一斤米给家长就行了。这个办法的确无可击，人类最初的商品交换就是从物物交换开始的。站就是个光头，模样似乎也没有完全进化，提供这样的物物交换的办法也是符合物规律的。

就在我准备妥协的时候，一个声音从我身后传来：“别理他，你问他到县里去开会，是不是提着米去交给食堂的？人家年轻顾？”我刚毕业，这一点，我是个绝佳的办法：自制一个小口袋，每天提一斤米给家长就行了。这个办法的确无可击，人类最初的商品交换就是从物物交换开始的。站就是个光头，模样似乎也没有完全进化，提供这样的物物交换的办法也是符合物规律的。

在村小工作了一年，邵校长去听了我们几次课，回来告诉邵区长说，年轻和开玩笑的，并让那个年轻的开票员很快给我兑换了一年所需的粮票。

在村小工作了一年，邵校长去听了我们几次课，回来告诉邵区长说，年轻和开玩笑的，并让那个年轻的开票员很快给我兑换了一年所需的粮票。

学，我就是调到了邵区长小学。天意弄人，学校安排我带四年级我班。我那时年轻，有些气盛，想着一年前换粮票的经历，对他总是反感。可是他的公子倒和我投缘，喜欢上我的课，成绩进步快，让我很有成就感。以至于对这个学生关注得更多。邵校长知道了，说我不计前嫌，有男子汉胸襟。当时，我高兴是高兴，但还是脸红耳热了一下。

辅导区小学教师多，最多的时候有六十多个老师。由于性别、性格、家庭环境、家庭背景等因素，于是就应了那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教师群中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好几个小团体，有的团体怨天尤人，有的团体傲气凌人，有的团体蓄势待发。我家属没有职业，是典型的弱势群体，我的母亲随我居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家四口，二十几个平方的房子，少人的眼里，是有点看不起我的。我把被人歧视的苦恼说给邵校长听。她告诉我，穷莫失志，也不要依附于任何一个团体，要敢于做孤臣。那时候已经陆陆续续在做报刊上发表文章了，邵校长说，把书教好，业余的时候，多写文章，多读书多写文字，比现实的清诗白话都要有意义。

人生路上，能够遇上几个或几个善良睿智的长者，是很幸运的。后来，邵区长改为区中心小学，我人数依然很多，在激烈的竞争中，我一直记着邵校长的话：敢做孤臣。也许是孤臣有着独立的个性的缘故，后来，我的前任校长退休了，接到任命的时候，邵校长已经退休多年，带着诚惶诚恐的心理，我登门求道，到她老人家面前请教当校长的门道。她告诉我，当校长是个苦差事，不好当的。当校长要能吃苦，能吃亏，能受委屈，不要和老师们争名利，好事多让给老师们，要关心老师们的生活和健康，要关心老师们的专业成长。最重要的是，当校长要干干净净，一点歪门邪道的点子都不要去想。你要想的是，雁过留声，你在一所学校当校长，就要把这所学校的好名声打造出来，传播出去。我知道，这些话看上去虽然语不惊人，朴实无华，但那是老人家一辈子做人做事中总结出来的，是她的风格、人格写照：她能吃苦，她在临溪辅导区小学当校长的时候，每天第一个到校，坐在走廊上捧着和学生树读谈，给陆续进校的老师和一本树立榜样；她关心老师的生活，一些民办老师不自信，在转正的时候不敢报名，她先自费给他们报名，然后逼他们去学习、考试，临溪这一大片区域，很多民办老师就是在她的先斩后奏后，努力转为公办老师的。

她担任临溪区总校长的時候，四个辅导区小学，四所初级中学，三百多教职工，手中的用人权力是很可观的。她没有在教师岗位上调动的半点私利，这就是干干净净。邵校长退休后，大家交谈的时候，说起她老人家，还真没听说过关于她的争议之词。她真正做到问心无愧，才真是配得上德高望重这四个字了。

我当校长后，公务繁忙，但是写作的爱好一直没变着。邵校长退休后，坚持阅读，每当看到我的文章见诸报端，她都要打电话来祝贺我，对文章中她最喜欢的片段，还要绘声绘色地在电话里和我交流。每次接到她老人家的电话，我总是觉得亲切、温暖。可惜的是，自此之后，这个电话再也不会打过来了。

事物有因果，人生也有。哈代常悲观地感叹，人生没有回应，在这世上，我们的伤逝，悲悼，吟唱，哪一种不是深思熟虑而来，我们的生歌短调，一阵阵风疾雨骤，急急切切，全是没有来由地狂悲狂喜，再转入葬葬的人世间，不可知的浩淼的宇宙深处……

可爱的邵校长，尊敬她，走好！

在湿地

譬如水墨。从书中划出的小船，一味地单薄，直到成了天鹅颈上的那抹白。我在桃花坞闲读书的烟雨中，一眼一生。汛读到书的霜，像你水鸟的名字，贴进这张纸淋透了千年的暮色。

和草做的情，一同退到这里。众鸟沉寂。大地将会用水把这么多的汉字解出芽来。

打春

□ 朱小毛

随着主人东到西到，要不然稍有违逆，便痛得和自己过不去。在尖的一端系上粗绳以控制它的走向，朝脊背上套上人字形犁，用铁链与犁铧相连。男主人右手扶犁，左手扬鞭，往小牛屁股上一扫，小牛屁股一激灵，蒙头向前走，谁晓一使劲，脊上钻心的疼，毕竟是头一回，小牛有点不知所措了。不走吧，屁股疼；走吧，脊上疼，真是进退维谷不得。于是只好走走停停，男主人并不气馁，只要往前，不偏不歪不斜就行，隔一会儿扬下鞭隔一会儿扬下鞭，主人的虚张声势吓得让小牛心有余悸，还没等鞭落在屁股上，小牛抬脚向前迈，主人握着犁铧，不深不浅，耕起的土块犹如翻起的泥浪，向一边倒。所谓不打不成器，此时的小牛就像刚入学的孩童，不经过老师的把笔，在偌大的田字格，没有写过头青的小牛，像十七八的小青年，不吃主人那一套。把它惹急了，反转身来，两步窜到了主人的跟前，与你对峙，任你拉拽赶打都无济于事，害得主人不得不掉转犁头。小牛围着主人转，主人围着小牛转，如是者三，倒把主人累得气喘吁吁，手臂酸疼。地没犁到几行，草草收场，一晌午消掉了，只能等到下午，草草再来。一周也是同样鞭牛的庄稼汉，引来他们的哂笑：“怎么，不听话，教不当啊，使劲鞭呀！”灵活人一听，这哪是说牛犊，分明说自己技不如人嘛！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耕田犁地驯牛亦如是。犁田要看牛，把式要看人。几十户上户佃户的牛，总有人是好把式、老师傅，特别受人待见，被人奉为上宾。有刚分家立业的人要请这些老把式手把手地教或干脆请他们驯牛、鞭牛。有的犟牛在老师傅手里就变得聪明、温驯起来，一上午下来，犁的田有模有样，你难看出是“新手”干的活，整个觉得是民间艺术品。这哪是犁田，分明是门艺术啊！让人不得不竖大拇指，夸赞老把式的厉害。这样不出两日，小牛犊便能单打独斗，从此走向自己的“工作岗位”。

中午，得请老把式，好酒好肉招待，恭请他坐上桌，感谢他的手把手的招徕。每年开春的驯牛、打牛或鞭牛，水田里庄稼汉“嗨嗨”的吆喝声，吹响了农耕生产的号角。

中午，得请老把式，好酒好肉招待，恭请他坐上桌，感谢他的手把手的招徕。每年开春的驯牛、打牛或鞭牛，水田里庄稼汉“嗨嗨”的吆喝声，吹响了农耕生产的号角。

走过里方村

□ 陈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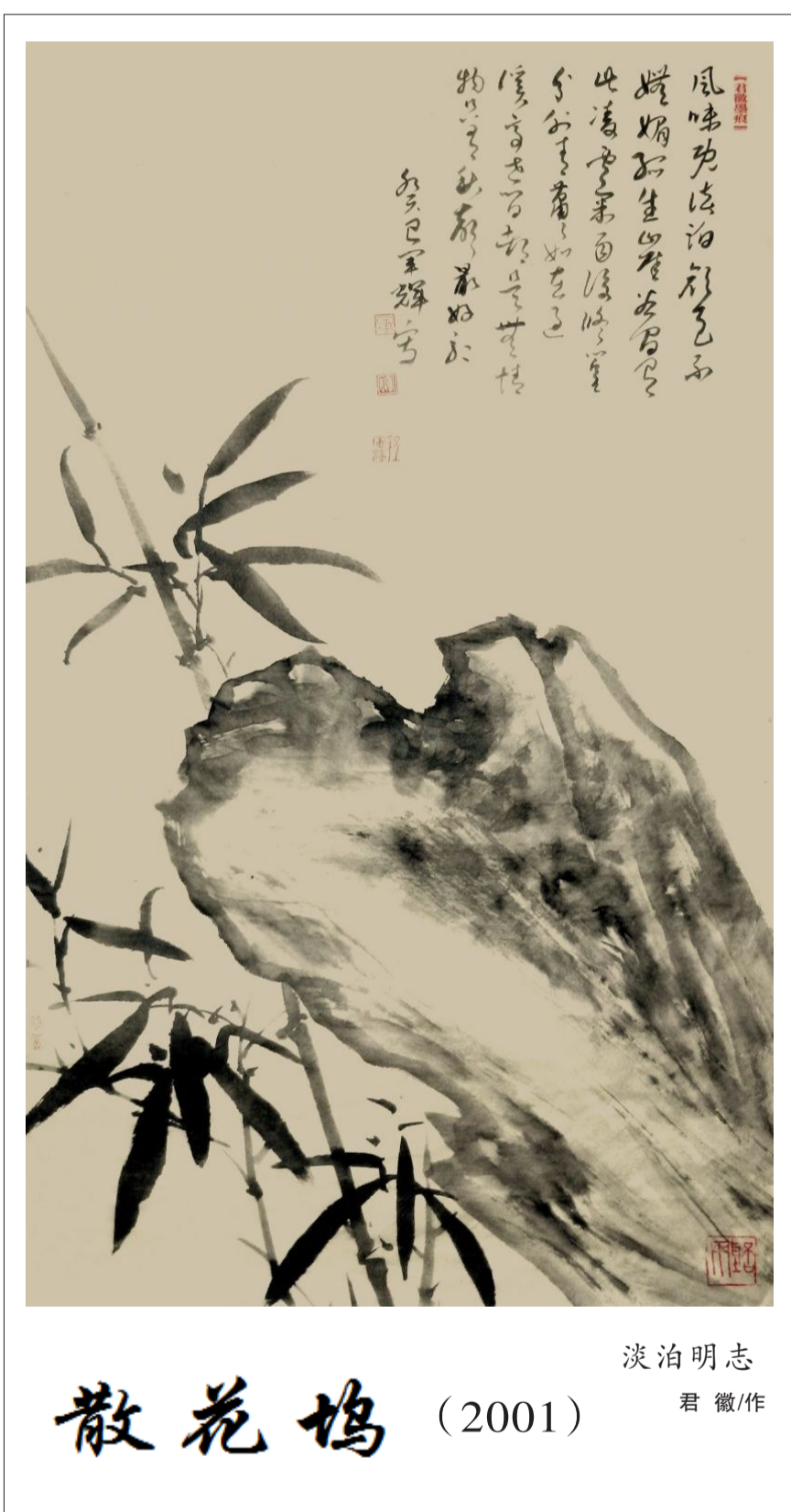
“里方里方，外圆里方。”这不是铜钱吗？我说。姚总说村落名称就是这个寓意。明代洪武末年，徽州钱姓三兄弟始迁此地，依村里的教书先生言说，该地四面山峦围绕，伏源环绕村而过，地形似圆形铜钱，村中应留方形空地，族众只能在方形空地周围建民居栖息，形成铜钱形村落雏形，主钱姓家族兴旺发达。

里方村最好的一幢民居在拆，听说是80万元卖到休宁去，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总共要超过100万元。一栋古老的民居被异地保护了，可过上几年谁能够知道它姓啥名谁呢？在现场我看到精美的木雕、砖雕，厚实的老墙砖堆满地，原始单卵结构中用来固定的木键散落在碎碎瓦砾之间，别小看这些木匠简单剪砍的木键，它是固定卯结构的关键，有了它们的固定是整座梁架才不会松动。因此，选择做木键的树种都非常坚韧，一般会选檀木、枣木、青桐、黄檀，我捡起几个木质通红，当地人说是枣树的木键。拿在手上沉甸甸，据说枣木细腻，是雕刻的上等材料，不能雕印章呢！反正征得主人同意，我拿几个做个标本。

出了里方村已经是个一点多了，到霞坑我们找到一个饭店，下了碗面条填肚子，辣椒酱加浇头面我们连汤都刷进了肚子。见着老板娘是免费送生姜，我们问能否买点，她说这是免费送给我们吃的，不买。要买，你们去菜市场买了自己腌。钱在这里好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徽州人待人的继续去苏村，去英坑。

里方村最好的一幢民居在拆，听说是80万元卖到休宁去，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总共要超过100万元。一栋古老的民居被异地保护了，可过上几年谁能够知道它姓啥名谁呢？在现场我看到精美的木雕、砖雕，厚实的老墙砖堆满地，原始单卵结构中用来固定的木键散落在碎碎瓦砾之间，别小看这些木匠简单剪砍的木键，它是固定卯结构的关键，有了它们的固定是整座梁架才不会松动。因此，选择做木键的树种都非常坚韧，一般会选檀木、枣木、青桐、黄檀，我捡起几个木质通红，当地人说是枣树的木键。拿在手上沉甸甸，据说枣木细腻，是雕刻的上等材料，不能雕印章呢！反正征得主人同意，我拿几个做个标本。

出了里方村已经是个一点多了，到霞坑我们找到一个饭店，下了碗面条填肚子，辣椒酱加浇头面我们连汤都刷进了肚子。见着老板娘是免费送生姜，我们问能否买点，她说这是免费送给我们吃的，不买。要买，你们去菜市场买了自己腌。钱在这里好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徽州人待人的继续去苏村，去英坑。



散花坞 (2001) 淡泊明志 君微/作

地球在星辰中闪烁

□ 黄程

家是什么，家庭是人与人相互组成的特殊联系，家园是家庭安身立命的避风之所，亲情便在此孕育发芽。

当灾难来临，人们逃离着，舍弃家园，舍弃家庭，舍弃亲情，这样苟且活着有何意义。带上家，一起走。真正意义上的带上家，我们一起在宇宙星辰中流浪。《流浪地球》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非常成功的一步跨越。

行星发动机的光芒冲破天际，推动着这个我们人类最初的家园前进。就算只是流浪，也要带着地球一起走。这格局是以往的科幻电影不曾具备的，也是超越性的突破。

人类其实是脆弱的生物，各式各样的来自广阔天地宇宙的运动都会让这些地球上最聪慧的物种陷入困境。但人们会团结，那数以万计的行星发动机的光芒一同闪耀时，仿佛一曲永恒的赞歌，悠远绵长。当所有的救援车辆陆续掉队时，那是人类不屈的倔强。

家便是如此，当你陷入困难时，家人向你伸出援手。当你被风雨阻挡时，家人的屋檐为你遮风挡雨。没有人类的文明不是文明，只是造物。

影片打开了旧科幻时代的格局，不再是少数派、精英派的探索，而是将格局上升至全人类。星际穿越说：走，让我们离开地球，寻找新的家园。

而流浪地球则是：走，我们带上地球，寻找一个新的太阳。

那是一段非常遥远的旅途，非常遥远，长达百代人的生命将奉献在这个宏大的计划中。但谁都不会抱怨，因为家在，人也在。犹如愚公一般，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故土就有一种难以割舍难以分离的热爱，叶落归根。怎能抛弃家园独自苟活，带上家在星辰中流浪，这也是一种中国人对故土的浪漫情怀。

原著作者刘慈欣笔下的作品富有深思，不仅是科幻作品，也是人类对宇宙和未来的思考。流浪地球也不例外，最漫长的旅行，最凝重的思考。

此心安处是吾乡，影片结尾，男主角开着车子行驶在他父辈曾经走过的道路上，也将使命传承了下去。人会生老病死，也会生命不息。

使命不灭，流浪不止。

长相思·蜈蚣岭

□ 秦学锋

土一挑，石一挑，一把锄头一把锹。梯田石堉高。山相邀，水相邀，岭上茶香四溢飘。今朝分外娇。

龚学敏的诗

九寨沟

九寨沟，就让她们的声音，如此放肆地肆肆吧。远处的远方，还是那棵流浪着的草，和一个典雅而别致的故事。用水草的蓝裙舞蹈的鱼朝着天空的方向飘走了。朝着爱情和蓝色的源头去了。

九寨沟

九寨沟，就让她们的声音，如此放肆地肆肆吧。远处的远方，还是那棵流浪着的草，和一个典雅而别致的故事。用水草的蓝裙舞蹈的鱼朝着天空的方向飘走了。朝着爱情和蓝色的源头去了。